水彩画教学之如何控制水墨相容的韵律

 陈意

水彩画并不是一开始便为人们所认识的，在水彩艺术的早期，人们认为水彩画没有油画那样丰富，缺少美学价值，也没有版画那样的经济价值，是用来速记色彩或勾勒草图，是一种附属、低级的画种。油画优越论占据了人们的心理，水彩画只被看作绘画的偏门术技。可是随着水彩艺术的发展，人们开始认识到水彩艺术中存在的美学价值是另人刮目相看的、无法忽略的，甚至是其他画种无法比拟的。

  水彩创作中的“偶然性”就是水彩艺术美学价值的突出体现之一，它带给水彩艺术家们的除了惊喜、疑惑和未知之外，重要的是它还让水彩艺术家们感受到了它不同的形式美，如美妙的水色交融之美、趣味无穷的肌理美、让人产生臆想的朦胧美等等。这些形式美总是伴随着“偶然性”的产生而出现的，换句话说，色交融、肌理、朦胧等形式美是体现水彩艺术“偶然性”的载体。因此，在这些形式美旱面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水彩创作“偶然性”的美学价值，所以，水彩画“偶然性”的美学价值集中体现在它所产生的各种形式美上，这是其他画种望尘莫及的。

美妙的水色交融之美

有人说水彩是水的艺术，但是只有水我们是看不到水的魅力的，更别提水彩的价值，所以说，水彩不仅是水的艺术，更是水色交融的艺术。在水彩艺术中，水的特性只有通过色彩表现出来才是有价值的，水载色，色承水，水色交相辉映。水的流动中带着色的渗化，水与色一起将“偶然性”发挥到极致。所以当水与色交汇融合的那一刻，一切的色彩都像是富有魔力般和水一起形成波光涌动的奇妙的水色交融之美，奇幻无比。这种交融是指水色在纸上以不同的方式浸润着、渗化着、流动着、扩散着，作画者在整个过程中都可感受着水意的酣畅、色彩的沈炼、意境的深远，也会体会到水色交融带来的那种“梦笔生花”的视觉享受和来

自内心深处的满足感。『F如肖亚平说的那样：水载色或酣畅淋漓，气势磅礴；或聚散渗化，含蓄空灵；或流动冲涌，力道韵雅。水与色交融，情与景贯通完成画面，形成轻松流畅、润泽透明、变幻莫测的流动的音韵之律动，这是任何一个画种难以企及的。

(二)趣味无穷的肌理美

  当水与色交汇融合的时候，水在带着色流动、扩散的过程中会将水彩颜料中的色粉和胶分解，在水分干了后就沉淀在画面上，在纸上形成一种纹理，也就是水彩画让许多水彩艺术爱好者所追求和探索的肌理效果。很多时候这种肌理的合理表现会让我们感受到一种画面外表美或者是一种超越质感的内在美，这就是肌理美，并且这两种美在很多时候是会同时存在的。由于水彩材料和技法的特殊性，所以水彩肌理在无法预知其效果的前提下是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的，产生肌理后又能发现它的无穷的趣味性以及生动自然的、巧夺天工的视觉冲击力。在水彩创创作过程中，水彩艺术家们都乐于尝试用不同的材质和特殊技法来丰富画面上的肌理，是因为水彩创作的这种“偶然性”给了他们无限的乐趣，在不知道结果的情况下对肌理的的联想可以激发他们的创作欲望，而当见证最后的肌理效果后又对另一种肌理产生兴趣，肌理美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水彩创作中“偶然性”是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的。

(三)让人产生无限臆想的朦胧之美

水彩除了具有亮丽、滋润、空灵等特质之外，还有一个让人会产生臆想的特质——朦胧美。老子云：“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恍兮惚兮，中有象兮；恍兮惚兮，中有物兮。又云“大象无形”，就是水彩画中那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意境，给人很大的想象空『白J。水彩画面可以给人呈现无法意料的意象之美，这种美是创作者自由抒发内心情感的直接体现，水彩的畅快、雅致、空灵等特质可以体现出一种自然的东方神韵。

三、当今国内对水彩创作中的“偶然性”的研究现状

  水彩画源于西方，传入中国不过百余年，却显示出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尤其是近20年来，水彩画的面貌已经有了重大变化，从儿章习画，到专业写生都能看出水彩已被国人接受且乐于学习和丌展水彩创作。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水彩发展的多元化和对水彩创作的各种研究讨论都更加具有时代的特征和价值。在对水彩创作中出现的“偶然性”的研究和探讨也进入的一个新的阶段，虽然在国内仍然没有人对水彩创作中的“偶然性”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讨论，但是仍有少部分善于发现新事物和敢于提出新观点的水彩艺术家丌始重视水彩创作中的“偶然性”。

  在理论上较突出的代表有肖亚平、朱成瑜等。肖亚平的《当代水彩艺术的误区微探》文中的第三个误区就专门提到：朦胧缥缈与意想不到的、偶然的画面效果，这是水彩画区别于其它绘画门类的显著语言特色，也是水彩艺术吸引众多画家耕耘于水彩画坛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还提到创作者在对待水彩创作中的“偶然性”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念度，一种是毫不主观设计和规划水彩画面效果，而是完全依靠水彩的偶然效果或者随机效果来完成水彩创作，这样的画面效果是散漫、不完整，也是低层次没有内涵的；另一种完全忽略画面中存在的偶然效果或者随机效果，过分的讲究自己的主观设计和规划，从而使画面缺少趣味性，显得死板和乏味。在朱成瑜的《浅谈水彩画中的“偶然性”》一文中他提到了重视水彩创作中的“偶然性”是可以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机制的，这种良性循环机制不仅是指带动艺术家对水彩创作中“偶然性”的思考，同样可以带动艺术家对其他画种“偶然性”的思考。

  有了理论的支持，不少人也将“偶然性”作为具体水彩创作的个性语言，从

而让大家看到了水彩创作过程中的偶然和意外效果在画中所具有的独特的个性魅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利用画面中的偶然效果而不在意在意所表现对象的真实外在轮廓，不会一味追求凝厚的画面效果而去死抠细磨，反而更喜欢基于画面中的变化层次不同的浑然天成的特殊肌理来表现事物。不拘泥于物体的具体形态而注重水彩画面中偶然效果与个人内心情感的契合是许多水彩画家都一致追求的。这更加满足他们内心的情感，更能将情感融入到对象中，使得大自然与人的内心融为一体。

  “水当色画”是青年李小澄所提出的一个观点，他提倡寄必然于偶然之中，产生一种韵味和趣味，他画了一大批恣肆放逸的荷花，在他的画中看似宁静的表面下却暗藏着激情，他把水当色来用，用水来产生灵动的视觉效果。在他的一系列表现荷花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不拘泥于对象的真实形体轮廓，更加着力于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借着水色产生的偶然肌理来诠释自己对事物或者对生活的看法。

(二)许多专注于研究“偶然性”现象的艺术家都相对较重视去大自然写生，而不是沉迷于画照片、痴迷精细与大画幅作品的误区。在外写生创作的欲望来自创作者对生活的个人感悟与视觉体验，水彩创作者通常希望通过画面中的偶然现象使自己的表达欲望得到了满足、个人情绪得到了更自由的发挥。

  张小纲将水彩创作中的“偶然性”发挥到了极致，他看到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与水彩创作过程中的造型语言的自然天成的独特魅力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都能产生“意象之美”。在他的作品《银梦》中，水冲击色彩产生的偶然肌理，物象本身不像其他注重写实的作品那样具有严谨的结构，但是画面构成却具有合理性，水流冲击的水迹在纸上形成千变万化的肌理，不拘成法。

  从这些水彩艺术家们的论著及代表作可以看出，当今国内已有不少热爱水彩

艺术的人已经开始重视或者J下在研究探索并逐步掌握水彩创作过程中偶然现象

的存在规律及其带给人的新的视觉感受和审美体验。